

# 九一八事變之回顧

董文琦

## 壹、前言

自甲午戰爭以後，日本處心積慮以謀侵略我

國東北，其歷年陰謀策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外務省及陸軍省七十七年來的檔案爲聯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携往美國攝影複製，現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公開陳列保管，對九一八事變之秘密檔案，與東京裁判之訴訟紀錄與證件，均可供世人研究披閱，因此使日本軍閥及侵略者所製造之陰謀得以暴露真相。

九一八事變盡人皆知爲日本軍閥所製造之陰謀，其陰謀初只是地方性事件，逕至演變爲世界性事件，以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演變的今日世界之惡果，使人類尚在核戰邊緣，度其危懼喘息之生活。

八年對日抗戰，我全國人民所受之悲慘死亡，以至目前大陸七億人，因九一八事變帶來的共匪洪禍，我國人固未嘗遺忘，而日本所接受的廣

島、長崎原子彈之慘烈，日本亦迄未或忘，每年例必舉行一次集會，以紀念當地死亡人民，並呼籲世界禁絕使用核子武器罪行。

九一八事變發生於西元一九三一年，距今已三十九年，其所導致之二次世界大戰，雖已結束二十五年，但是，由於二次大戰帶來的共匪竊據大陸後，對世界和平的威脅，三十餘年來，迄無寧息，共匪所製造的韓國分裂，煽動與支援東南亞各國之戰亂，其危害世界和平，正如九一八事變之縮影，或謂東南亞之戰爭以及中東以埃之戰爭，爲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序幕，當非過甚其辭。

九一八事變的發動，以至觸發二次世界大戰經過，雖已成爲歷史陳蹟，惟回顧以往事實，及醞釀發動原因，以至今日所吃的惡果，實足以促使當前關心國際局勢者猛醒。中國大陸一日未光復，共匪陰謀永無戢止，遠東更無和平可言，蘇俄侵略主義不放棄，世界大戰終有爆發之一日，九一八事變之侵略陰謀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發

生可爲殷鑒。

## 貳、日本對九一八事變應記取之教訓

### 一、軍閥愚昧，蠻橫與毀法

九一八事變盡人皆知爲日本軍閥所製造之陰謀，但從盟國會審日本戰犯之供詞，以及日人於洩秘之回憶錄記載，足以證實當年日皇大權之旁落，以軍纂政，視爲維新，以下剋上，認是忠悃，關東軍之蠻悍毀法，從下列事實，可爲證明：

(一)一九三二年春間，日人萱野長知奉犬養毅首相之命來華，曾私告我國黨國元老居正，鄒魯二氏曰：「九一八之事，如今日本軍人得志，匪特爲中國之不幸，即日本之正規政治，亦將爲軍閥所摧毀」。(鄒魯回顧錄第二卷)

(二)日本原田熊雄(西園寺公望政治秘書)男爵，於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數日，在貴族院中演詞

謂：「如諸君謂九一八事變，係屬國際事件，則君等判斷尚非精確，滿州事變乃三月事件之回波。滿州事變如見成功，日本軍人將以為凡可得意於國外者，亦可成功於國內，吾人今日面臨之危機在此。」（原田熊雄文書英文本一月四頁）此點證諸坂垣於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數日，在瀋陽倡言執行其所訂之十月事件計劃，回國實行革命相符，坂垣之言：「我們今已初步成功，第二步行動即是回國舉行政變，剷除政黨政治，實現國家社會主義之政府，除去三井三菱等財閥，重新分配財富」。軍閥之囂張，以至於此。

(三)一九三〇年日本所謂少壯軍人組織之櫻社，實為九一八事變之主謀策動核心，當時少壯軍人除陰謀計劃以武力解決滿蒙外，更主張先清君側，再奪政權，從日本秘檔史料中，獲知一九三一年中，日本少壯軍人會制有三種陰謀，一為「三月事件」之陰謀，以打倒政黨內閣，擁戴陸相宇桓一成，出肩大任，改造國家，為達此目的，不惜使用武力，二為九一八之陰謀，在摧毀張學良政權，三為十月事件之陰謀，戕殺元老重臣及閣僚，擁戴荒木貞夫陸相出掌政治，三種陰謀，實言之，即密謀摧毀憲政，樹立法西斯制度，達到軍閥獨裁，在當時為實行以上陰謀，東京與關東之少壯軍人間，曾有「國內先行論」與「國外先行論」之爭執，三月陰謀事件敗露後，「國外先行論」抬頭，於是九一八事變之發動，即秘密策劃進行。

日本軍閥九一八事變之陰謀，不但東京參謀總部陸軍省知悉，即臺灣總督、朝鮮軍司令，均

於一九三一年四月前獲悉，當昭和天皇獲悉，飭對關東軍風紀加以整頓後，坂垣在瀋陽於九月十五日得知日皇派大員前來傳達皇令未抵達前，而九一八事變之歷史命運，遂在此時確定。二次大戰結束後，戰犯坂垣、本庄繁、土肥原等，雖付之自殺及處絞予以懲治，而其蠻橫抗命，無視日皇意旨，雖罪有應得，但係在事發十四年之懲處，設事變初，日本內閣有強硬嚴正之阻止，並對不遵命令及少壯軍官以下尅上之風氣，予以及時糾正，當不致使事態擴大，至不可收拾。

(四)九一八事變當時，駐朝鮮日軍亦擅行出動，無視東京參謀總部陸軍省之電令阻止、事後，在參謀本部作戰課長今村均大將「戰後補記」謂：「當時指揮軍隊，越境過江者，並非朝鮮軍林統司令官，實乃其參謀神田正種所為，故神田之於朝鮮軍，正似坂垣之於關東軍司令本庄繁，亦猶建川美次參謀之於參謀本部，同樣「以下尅上」「專橫獨裁」，當時若槻內閣，未能糾正。」

(五)原田文書內木戶幸一日日記載：「軍部對於瀋陽事變，主張至為堅決，中央命令恐難實行不擴大之政策，雖經天皇核准，但軍人指為其左右蠱惑聖聰之結果，貴族院中多謂天皇此際宜勿多表示意見（東京裁判紀錄三〇七三三頁）且九一八之事，如不能順從軍人之意，則天皇侍從左右，均將感受危險，取而代之者，必將是較激烈分子，天皇陛下本人亦將增受壓逼。」（東京裁判紀錄三一三三〇頁）。

(六)東京裁判檢察部份荒木控訴書及裁判紀錄二二二〇——二三頁有如下之記載：

十二月十一日若槻內閣因無力駕馭軍人而總辭職，吾人無此往史，知九一八後兩個月餘期間，東京內閣對於關東軍人固早失控制，即中央軍部對於關外司令，亦大費指揮，專使派遣先後五次，「臨參委命」（按係天皇准將其統帥權之一部份，於奏准範圍下，暫委參謀總長代行御旨之意）先後九次，下級軍官「尅上」之行動，雖稍受阻，但自大養毅內閣成立後，荒木繼任陸相，首在閣議中將東北四省劃作綏靖滿蒙之區域。

自內閣改組，荒木繼任陸相，關東軍在東北活動，即無復再秘密進行，亦無虞「臨參委命」之干涉，滿蒙事件之擴大，以至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無不導源於皇權旁落，軍閥獨裁所致。

(七)九一八事變後軍閥佔東北全境，在導演利用溥儀為滿蒙新國傀儡之一幕，雖東京政府一再阻止，卒未能使土肥原之陰謀放棄，按土肥原之陰謀計劃有兩方面：

甲、策動擾亂平津治安，如獲成功，則使溥儀正位北京，將東三省讓給日本，（原田文書二〇八頁）

乙、如平津擾亂不獲成功，則擬持溥儀來瀋，以供關東軍之利用。

以上兩點，皆非東京內閣所贊同，土肥原仍潛往天津，策行其陰謀，東京內閣所顧慮者，認為此時製造新國勢，必立刻引起九國公約國之糾紛，國聯行政院正進行開會；此時溥儀被脅來瀋，不但使日本蒙受國際不利，抑將使日本逐步漸進之積極工作，亦受障礙，（東京裁判證件二八六），想土肥原不諳國際關係及利害，仍不惜以

施威嚇將縛儀現往瀋陽。

土肥原在天津對總領事館所施之壓力與恐嚇，使領館桑島將土肥原之狂言於十一月三日電告幣原外相有：「東三省事變之成就，全是關東軍之力量，宣統擁立情勢上有其必要，東京如加以防阻，實爲愚謬，關東軍因此或至脫離政府亦不可知，目下東京暗殺團工作人，正遭禁閉（按此指十月事件破獲之橋本、長勇等受懲處而言），如壓逼過甚，日本本土或亦將發生嚴重政變，政府政策不必論，縱捧出皇命亦只能視爲政黨之手段。」（東京裁判與證件二九〇號及紀錄四三六七頁）

綜合以上所述，日本軍閥從發動九一八事變陰謀開始，以至侵佔東北，導演偽滿組織，無不以擅用武力，獨斷獨行，國憲皇令，不值一顧，九一八事變以後更肆意侵略行爲，終致爆發二次世界大戰後，失敗投降，瀆武之坂垣、土肥原、本庄繁等、以戰犯處死，可爲未來倡亂者戒。

## 二、日本對華政策及征服亞洲之狂謬

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前，已具有圖謀併吞東北野心，進而侵略我中國全部以推及征服亞洲，日本投降後，從秘密檔案文件內，已知有田中內閣奏章，本庄繁密書，五箇政策，菊花分根政策以及參謀本部國防秘略等，皆以拓疆定霸爲目標，茲就下列密件，分析其在九一八前對外侵略政策之狂謬：

### (一) 日本內閣總理田中奏章

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義一，外務大臣，鐵道大臣

聯署向日皇奏請對滿蒙採取積極政策，於今重加披覽，印證日本當前之國勢，更可知其當時對併吞滿在政策上之極大錯誤，茲分析如下：

甲、日本之存立，賴有滿蒙特權及利益——田中奏章謂：「華盛頓會議成立九國條約，我之滿蒙特權及利益，概被限制，我國之存立隨之感受動搖，此種難關，如不極力打開，則我國之存立，既不能堅固，國力更無由發展矣」。此種觀念，就日本投降後，今日經濟之繁榮，可以證明其當時觀念之錯誤，日本投降至今二十餘年，對我東北所有特權及利益，不但悉被取消，即在共匪竊據大陸後，日人對東北及全國經濟關係，亦幾全部隔絕，然而日本今日經濟之發展，國民之所得，遠超過九一八當年情形。

乙、每年剩餘八十萬人民無處安身——田中奏章謂：「我對滿蒙之權利，如以積極政策而擴張之，可以解決此種種大國之要素者，則勿論矣，而我年剩餘之八十萬人口，亦可以同時解決矣」又謂：「甚至威迫我滿蒙之既得權，使我國每年剩餘之八十萬人民無處安身，爲我人口及食料之調節政策計，誠不勝遺憾者也」

今日日本全國人口已達一億一千萬人，包括日本投降後從東北臺灣及中國大陸撤回之日人，今日生聚在日本本土，並未感受其所謂每年剩餘八十萬人民，無處安身，相反的，由於日本工商業之發展，當前尙感人力不足。

丙、征服中國，征服世界，使世界知道東亞爲日本之東亞，——田中奏章最大的思想與主張的謬論，即：「必須以積極的對滿蒙強取權利爲

主義，以權利而培養貿易，此不但可制中國工業之發達，亦可避歐州勢力東漸，策之優，計之美，莫過於此，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的到手，則以滿蒙爲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中國四百餘州，再以滿蒙之權利爲司令塔，而攫取全中國之利源，以中國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中小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

由以上民國十六年田中之奏章，可以瞭然，民國廿年九一八事變之發生並非偶然，且由九一八事變，七七事件，一二八事件，促成我國全民對日抗戰，以及日本軍閥以武力攫取南洋，偷襲珍珠港而觸發之第二次世界全面大戰，都非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後之主張，八年抗戰期間，日本軍閥對中國及南洋之暴力，證之田中奏章，可知其蓄意既久，且爲有計劃的行動，田中奏章又謂：「惟欲征服中國，必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倘中國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爲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是亦我日本帝國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田中奏章之荒謬，就其二次大戰之失敗，實不值得加以評論。

丁、日本政黨主張之不同——田中奏章對日本民政黨主張維護九國條約，則力加反對，其奏章謂：「民政黨所主張之順應九國條約，以貿易主義向滿蒙直進云云，不啻自殺政策也」，又謂：「獨惜我國乘彼等各國之內諾，正欲發展其計劃，而欲破除華盛頓九國條約之時，政友會內閣突然破壞，致有心無力，不克實現我國之計劃，

言念及此，頗為痛嘆。實則證之二次大戰後，日本之失敗投降，田中奏章的主張實乃自殺政策。

戊、日本對中國之畏懼——田中內閣，在當時亦深知中國民氣之盛為所畏，奏章內云：「最可恐怕者則中國人民，日就醒覺，雖內亂正大之時，中國人民尚能勞勞競爭模仿日貨以自代，我國商品專望中國人民為顧客，將來中國統一，工業必隨之而發達，我國對於貿易必受打擊。」

(一) 本庄繁上呈陸相兩次密書

九一八事變前，本庄繁曾有密書上呈陸相兩次，備言日本必須佔取滿蒙之原由，密書原文摘錄如下：

「南陸相大臣閣下：本庄繁熟察帝國存亡及充實一等國地位，勢非乘此世界金融凋敝，俄國五年計劃未成，中國統一未達之機會，確實佔領我三十年經營之滿蒙，並達大正時代出兵西伯利亞各地之目的，中國之復興，赤俄之存在，美國太平洋之東侵，皆與我國策根本不相容，欲阻美國之東侵，必須先求陸防之鞏固，與物質之獨立，今將進行次第，先為條陳，第一應佔中國之滿蒙，成為滿蒙獨立國，第二應利用東清鐵道，攻入西伯利亞，佔領上烏丁斯克，奪取蘇俄勒拿河以東至白令海峽之地，使成為遠東獨立國，此兩獨立國成立之後，則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皆為我之內湖，兩處廣袤中國之東三省，大我內地三倍，俄國勒拿河以東，即後貝加爾湖州，雅古次克州，阿穆爾州，沿海州及此樺大島，大我內地七倍，如以日本之技能從事開發，不出十年我帝國之富力，可駕美國之上。」

本庄繁密書雖亦提到人口消納與經濟開發，然其主旨乃在政治霸圖，九一八事變後佔東北所策劃，惟正本庄繁因陷入我舉國對日之抗戰，對密書條陳之進攻西伯利亞之陰謀，即未能實現。

(二) 日本政府對九一八事變之處理方案

九一八事變發動後，日本軍閥所造成之局勢，如日本朝野能放棄侵略野心，尊重我國主權，或可截止日本軍閥橫行爲，但未出此政策，惜日本政府對九一八事變之處理，亦追認軍閥之既成事實，更促成大錯，其對九一八後時局處理方案所策訂之解決方針爲：

甲、滿蒙問題，應與從中國本土脫離，而在滿洲樹立起來之新政權交涉，以期根本之解決，但可不等待新政權之樹立，即與滿蒙各地所成立之地方機關交涉，在每一局部地方皆努力於我權益之實現。

乙、對中國本土應杜絕排日行爲，以期使通商貿易能順利進行，爲此，如有必要，可行使武力。

丙、對第三國應極力獲得諒解，排除不法之干涉。以上甲項方針即爲後來規持簿儀，成立滿洲國之實現，乙項所指如有必要可行使武力，爲以後七七事變、八一二事變一連串以武力攻擊我國之證實，丙項則爲後來日本退出國聯之張本。從日本政府以上處理方案，可知日本政府，在對九一八事變之陰謀，因阻止無方，且從此時起，日本政府乃正式策動擴大侵略我國，依照田中奏章及本庄條陳路線，實施其征服中國，征服亞洲與世界之夢想。

### 三、記取日皇宣告投降之陳詞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時四十分日本召開御前會議，日皇于聆悉閣議報告後（即第一枚原子彈投下時）宣稱：「朕對自身成敗生死，非所計及，然全國變爲焦土，百姓全遭戰死，則爲朕所不忍坐視者也。」會議席上諸人無不感動泣下，日本天皇亦以所戴白手套之手，拭其顏面，未幾投降詔書在東京電台廣播其接受波茨坦宣言，履行無條件投降。八月十五日正午日皇親在廣播中向全國口述其投降詔書有：「曩者向美、美兩國宣戰，爲期望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排斥他國主權，侵佔領土，惟戰局未必好轉，世界大勢也不利於我，加之敵使用殘虐炸彈，頻頻傷殺無辜，慘害所及，誠不可測，若繼續交戰，不但我民族終告滅亡，即人類文明，亦必被毀，如斯朕何以保億兆赤子，謝皇祖宗之神靈，是故朕命帝國政府接受宣言」，八一日日皇宣告投降之陳詞，正如我國人對九一八事變之沉痛，將永銘於中國與日本人民心中。

### 叁、日本今後應有之警覺

#### 一、日本新的憂慮的懼伏

戰後的日本，在莫斯科訓練的黨羽領導下，正式組織了日本共產黨，已成爲日本合法的政黨，他所產生的惡果，不但在政治上將產生不可預測轉變，在目前對社會及經濟，都增加了不容忽視的紛擾，如左傾所控制的學生組織「革新論」所領導的學生，不斷的騷擾，動輒可動員數以萬計的學生來暴動示威，以反對政府一些政治上的

措施，這些暴亂學生，都由非學生身份的左翼份子，與共產黨徒所支援與領導。

近年來在經濟上也受了不少的困擾，使中日兩國經常產生一些陰影，分裂兩國間之友誼。

## 二、日本民主自由真諦的認識

在二次大戰前，日本人民對「民主」的概念，仍是甚多模糊，盟國佔領後，施以大規模的民主思潮，這些新思潮獲得日本高階層及社會領袖普遍的響應，對民主思想的重視，也就是防止日本少數軍閥獨裁與專橫的再起，我們不能認定日本永遠處於戰敗國，壓制其自由的發展，建立其復興的國家，我們要讓日本的民族，從二次大戰所獲得的教訓，發揮民族的自覺，民主的力量，站在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邊，享受其獨立的生存與繁榮的生活，要使世界各國人士，在過去記憶中認為日本是侵略而好戰的國家，日本是武士道的精神，轉變為能與世界和平的，有益的共處。

今日日本國內有相當比例的國民，徹底痛恨一切軍事行動與反對軍備的重建，這種意念，的確是令人感奮。這些是和平主義者，是深受二次大戰中受盟機轟炸及原子彈攻擊所影響，同時也是覺悟，今日的建國與經濟的復興，國民所得的提議，並非由軍事侵略與殖民地的開拓，日本和平主義者，認為戰後日本人民生活與思想中最明顯的特質之一，是軍國概念，經過廿餘年來，經濟發展已全然不再存在，這些思想與戰前軍閥們所倡導的「國家主義」信條——侵略、擴張與武力政策，顯然已有天壤之別，無疑的，日本的人民，大多數的思想和新的觀念，是朝向人生更好

的享樂，當前執政者與社會名流，更努力於謀求其國家的進步與和諧，使生活環境更科學化，自由的民主的生活，更趨現代化，應接受民有、民治、民享主義為立國之永恒目標，對自由的民主的國家，更加強的聯合起來，不再蹈孤立主義如九一八事變後背離國聯。

## 三、戰後日本經濟之復興與今後經濟政策

八年對日抗戰，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偉大、最慘烈的一頁歷史，雖在戰爭勝利的一面，但大陸淪陷共匪，七億人民仍在悲慘中生活着，反觀日本今日人民生活享受，實有無限感慨。二次大戰結束時，日本的經濟系統，整個崩潰，經濟陷於癱瘓，人民瀕臨饑餓，物資至感缺乏，惟目前日本已躍居於自由世界中經濟繁榮國家中的第二位，一九六九年全國總生產達一千七百四十二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及蘇俄，佔世界第三位，國民所得約一千三百三十五美元，居世界第十六位，日本最顯著的工業如鋼鐵生產，目前已居世界

第二位，汽車工業、電子工業也躍居世界第二位，化學工業有更迅速的進展，尤其日本造船工業的能量，已囊括世界造船噸位的半數，超過美國造船量十五倍，目前執世界進船業之牛耳。日本的原子能和平用途，已位於最進步的國家，而且日本對長程火箭的使用，也在一項優異的規模下，作了多次的試驗。

日本戰後經濟的復興，給日本國民帶了所得的增加，使其處於戰前所未有的生活享受，戰後日本國家經濟的繁榮，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足以粉碎戰前軍閥以侵略增強其國力，解決其經濟

困難的狂想，我們知道，日本以上幾工業發達雖都足以轉換為兵器彈藥與戰爭所需武力，二次大戰，日本軍閥就是依賴以上幾種工業的潛力，作為侵略戰爭的支援，未來自由的民主的日本國家，當不致再重犯九一八事變之覆轍，使和平工業，轉變為軍需工業。

## 四、日本對商人與匪貿易之警覺

由於二次大戰帶來的大陸共匪之洪禍，日本人士應知有所警惕，共匪所製造的韓國分裂與煽動支援東南亞各國之暴亂，其危害世界和平，日本亦將難逃其惡果之降臨，日本極少數惟利是圖之經濟界人士，企圖與大陸共匪之貿易及其經濟行為，以增加共匪之侵略熾焰，日本全國人民應有所表示，日本政府更應接受大多數國人之意見，對少數惟利是圖之愚昧商人，採取糾正措施，以維護世界永久的和平。

## 肆、從九一八事變觀察當前國際局勢

(一) 雅爾達會議不平等的協定所鑄成的不幸  
任何一個國家如被外人據有特權，則必增長其侵略野心，而侵略的力量，也必定逐漸滋長形成大患。日本自日俄戰後于俄國手中攫取特權，即將旅大租界權，轉讓于日本，長春以南的鐵路轉讓于日本，並獲得在鐵路兩邊派兵駐防，因而使日本軍國主義，軍閥野心，發展成爲「九一八」事變，佔領東北，逐漸擴展其侵略力量，到達中華半壁，再侵及南洋群島，而觸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然而大戰結束後，盟國應懲前必後，不應再讓侵略力量與特權，再進入東北，殊不料竟有

雅爾達會議的協定，在前美國反對俄國入侵東北的主張，竟幫助俄國重來侵略東北，雅爾達協定，除割據外蒙古外（讓外蒙古維持俄國扶植的偽國）在東北恢復旅順租界與蘇俄為海軍根據地，大連保有優越利益，中東鐵路以及通遼大連的南滿鐵路，由中俄兩國合夥經營等等特權，這種協定，實乃與日本對東北之侵略路線，轉而幫助俄國重來侵略東北，因此日本投降後蘇俄進入東北，加強支援毛匪對政府作大規模叛亂，以致佔據大陸。

共匪竊據大陸後，對外發動叛亂行為，首于一九五〇年參加北韓戰爭，使美國實行局部動員，對匪作戰，助成韓國的分裂，接着共匪支援東南京各國的叛亂，使美國消耗大量的人力與物力，因而引起美國國內的騷動，迫使美國企圖撤退南韓及越南兵力，將更助長共匪的野心，轉變戰爭等級，勢將轉變為第三次大戰的前夕。

(一) 聯合國對侵略者的陰謀勿再蹈企圖苟全第二次大戰以九一八事變為其導火線，人所共知，國聯調查團報告書，雖證明日本為侵略者，惟因遷就事實，顧慮太多，毫無具體解決辦法，結果日本悍然退出，國聯更無制裁能力，且引起了德國希特勒的野心，終致國聯等於解體。

二次大戰結束後，距離現在已二十五年，世界各地火藥氣，隨時可以觸發再次世界大戰，今日聯合國對陰謀侵略國家能否不予姑息，應防阻於先，制裁於後，實應鑒於九一八事變，國聯對日本企圖苟全之心理，致未能作有力之措施，以阻止世界大戰之爆發。

### (二) 美國對國際道義上的維護慎勿忽視

美國總統尼克森在今年向其國會提出的一九七〇年代的美國外交政策，可以說是世界一件大事，也可以說是國際局勢將有重大的轉變，尼氏新的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則，是強調與友邦國家「合夥」的關係，使各有能力的友邦，承擔起自身防衛及自行解決各該地區間問題的責任，美國並且隨時願與任何國家，不分是敵是友，進行談判，以解決任何衝突或裁減軍備。

尼氏此一外交政策的重大轉變，當然引起了民主國家疑慮，尤其是正在受着匪俄支援作亂的國家，更感不安，雖然尼氏一再強調友邦國家承擔自身防衛及進步的責任，美國仍然參與盟國與友邦的防衛與發展，但是美國不願再負擔世界自由國家的全部的防務。

尼克森的新的外交政策，對國際上的道義，雖然有所轉變，但應從兩方面看，一是美國的盟友美國期望其能自己承擔起自身的防衛，這是盟國所應具有的基本精神，是無可非議，但盟國的防衛，如果是國與國間的問題，或是國內叛亂的問題，自然比較簡單，但是當前中東與東南亞的問題，並非如此的簡單，一方面是美國對敵人的政策的轉變，是不能不值得研究和顧慮的，這裡所指的敵人，當然是與民主國家相敵對的共產主義的集權國家，尼氏他追溯歷史，展望將來，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國際形勢的演變和發展，尼氏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是所謂冷戰時期，在這個時期是以一九六〇年代為代表的時期中，各

大國認為他們的敵意歧見，是不能協調的，第二個是所謂轉變時期，在這個以一九七〇年代為代表的時期中，各大國將以談判取代對抗，第三個所謂協調時期，他承認這個時期的來臨還很遙遠，但相信這個時期必將出現，換句話說，美國將以一九七〇年代為第二期的美國外交政策，將戰後二十五年來第一期美國圍堵共黨政策，予以結束，再努力第三個所謂協調時期。

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是否能協調是一回事，共產國家政策與民主國家政策，能否協調又是一回事，回顧二次大戰的爆發，實由於美國未能瞭解日本軍閥不但對我國具有侵略野心，同時對亞洲以至對世界，亦抱着侵略陰謀計劃，由於珍珠港事變，擊醒了美國的迷夢，美國終於參戰，日本雖然投降，却產生了大陸共匪的洪禍，不但正威脅亞洲的安全，而且對所有的民主國家均具有赤化、滲透、顛覆與侵略的野心，即對蘇聯的共產主義盟國，毛匪亦勢在必爭，這種永遠具有侵略野心的毛匪政權，能否與世界各國協調共同維持和平，美國似應再進一步的去瞭解。

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所發動的九一八事變的開始，在九一八事變以前，日本對世界的侵略有急進與緩進兩方面的主張，九一八事變是急進派的盲動，然而今日世界唯一具有侵略野心的毛匪，正如日本當年的對外侵略政策相同，只是毛匪力量還够不上急進，但其侵略的政策和野心，是不到死期不回頭的，所以美國的新的外交政策，對毛匪是否會助長毛匪赤化與侵略走入急進行動，這是值得顧慮的。